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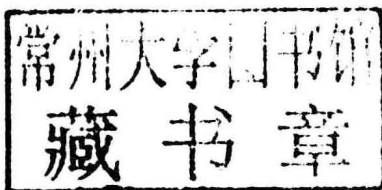
张立生◎编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张立生◎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张立生编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306 - 05360 - 2

I. ①论… II. ①张… III. ①油田开发—大庆市—文集 IV. ①TE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3314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李海东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何 凡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5.25 印张 3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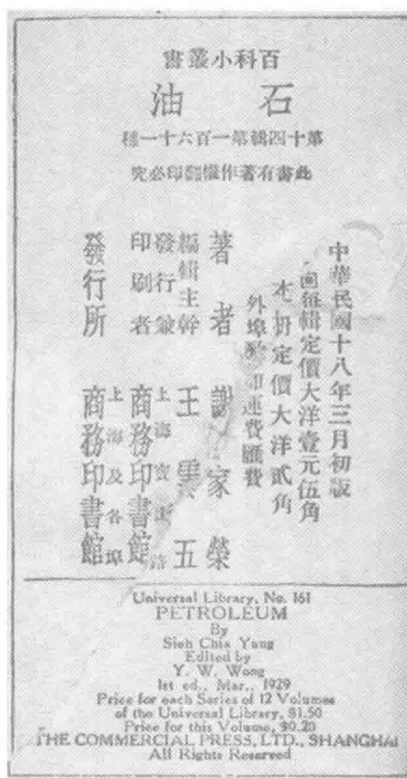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6篇文章和4篇附录组成。前4篇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的文章以大量的史实和档案资料为依据,证明“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不是事实,评述了赵文津院士、景才瑞教授和奚青“捍卫”“真相”的文章。第5篇和第6篇文章则以当年的大量文献和档案资料论述了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附录1以列表的方式介绍了谢家荣、李四光、黄汲清三位地质大师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对中国石油远景和勘探战略的论述。附录2和3是《中国石油的丰碑》的“自序”和“前言”。附录4介绍谢家荣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和石油地质方面的先驱地位。

本书可供广大地学工作者、地学院校师生、自然科学史研究者尤其中国地质学史和中国石油地质史研究者以及一切关心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的读者阅读和参考。



(七) 陸相沉積 陸相沉積之油，其產量之豐，往往超過海相沉積之油。其所以然者，蓋陸相沉積之油，多係由陸地之植物，經地殼之運動，而沉積於地層之中，其地層之厚，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厚，且其地層之透氣性，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佳，故其產量之豐，往往超過海相沉積之油。其所以然者，蓋陸相沉積之油，多係由陸地之植物，經地殼之運動，而沉積於地層之中，其地層之厚，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厚，且其地層之透氣性，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佳，故其產量之豐，往往超過海相沉積之油。

陸相沉積之油，其產量之豐，往往超過海相沉積之油。其所以然者，蓋陸相沉積之油，多係由陸地之植物，經地殼之運動，而沉積於地層之中，其地層之厚，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厚，且其地層之透氣性，往往比海相沉積之地層為佳，故其產量之豐，往往超過海相沉積之油。

中国第一部石油地质专著《石油》（谢家荣，1929 年，商务印书馆），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并指出三角洲沉积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产油地层，当以浅海或三角洲沉积最为适合”



陕北油矿探勘队，1932 年 8 月，前排左 4 为谢家荣（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资料，藏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档号 ZP-002-038）

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

前排左起：袁隆烈、丁文江、葛利普、杨文衡、傅日进，中排左起：杨钟健、周德润、谢家荣、陈光烈、孙云铸、谭锡畴、王希文、尹赞勳、袁复礼，后排左起：何作霖、王煜升、王竹泉、史四伦、朱熹文、计宗森、孙健初。



1933年夏于西城豆芽胡同葛利普寓所

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者们 1933 年夏在北平西城豆芽胡同葛利普寓所合影（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资料，藏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档号 ZP-002-043）

142 李四光全集·第一卷

beds contain fossil fishes.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Cretaceous. Thus, both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art of the Neocathaysian geosyncline, we have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land basin in Cretaceous times. It seems beyond question that Cretaceous sediments will be met with if we bore deeply enough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Exploration in that plain, say by seismic methods, will possibly reveal the presence of deposits of economic importance. Even more convincing is the evidence of mighty Jurassic and Cretaceous movements along the geanticline standing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is geosyncline.

4. The Great Khingan Range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the geanticline, namely, the Great Khingan, lies between the Mongolian Plateau on the north-west and the Manchurian Plain on the south-east. As far as is known, the structure of the whole range is wonderfully uniform. It appears to consist of three broad zones, the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with a "crystalline barrier" running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zones. The western zone share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with which it is in immediate contact. In this zone Sinian and Ordovician strata are absent; upper Palaeozoic and lower Mesozoic rocks are present but in a metamorphosed state; acid eruptives predominate; tension rather than folding is indicated by the occurrence of numerous, caterpillar-like



左：第一次暗指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的文献 *The Geology of China*（李四光，1939，《李四光全集》第一卷）

右：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石油不限于西北、第一次明确指出黑龙江可能有油的文献《江南探油论》（谢家荣，1948，《矿测近讯》，10月号（92期））



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合影（自左至右）

第一排：萨本栋、陈达、茅以升、竺可桢、张济元、朱家骅、王宠惠、胡适、李书华、饶毓泰、庄长恭
第二排：周鲠生、冯友兰、杨钟健、汤佩松、陶孟和、凌宏勋、袁贻瑾、吴学周、汤用彤
第三排：余嘉锡、梁思成、秉志、周仁、萧公权、严济慈、叶企孙、李先闻
第四排：杨树达、谢家荣、李宗恩、伍献文、陈垣、胡先骕、李济、戴芳澜、苏步青
第五排：邓叔群、吴定良、俞大维、陈省身、殷宏章、钱崇澍、柳治微、冯德培、傅斯年、贝时璋、姜立夫
(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资料，藏于老科学家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档号 ZP-002-064)



左：第一次提出“依据地质理论，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的文献《三十七年度本处工作概述》（谢家荣，1949，《矿测近讯》1月号（95期））

右：第一次把找油的战略目标指向大庆（北满）地区的文献《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谢家荣，1949，《科学》第31卷第11期）

石油地質的現狀、趨勢及今后在中國勘探石油的方向

謝家榮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石油地質學是研究石油與天然氣的生成、分布、聚集、運移、保存、開採等問題的一門科學。在石油地質學中，石油地質學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不僅為石油的勘探、開發、利用提供理論依據，而且為石油工業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持。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

一、國際石油地質學的發展概況

石油地質學是石油工業的基礎科學，其發展與石油工業的發展密切相關。20世紀50年代，國際石油地質學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中，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

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石油地質學的研究，主要分為石油地質學、石油地質工程學、石油地質環境學等三個方面。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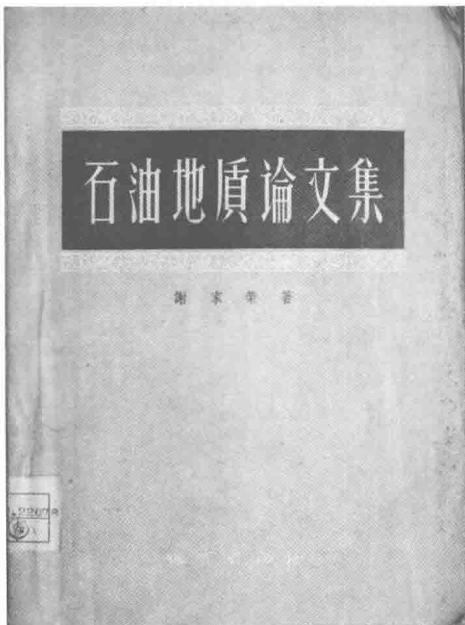
科學通報

1956年

指導20世紀50年代中國石油普查和戰略重點東移的重要文獻

左：《石油地質的現狀、趨勢及今后在中國勘探石油的方向》（謝家榮，1956，《科學通報》5月號）

右：《中國油氣區和可能油氣區的劃分與評價》（謝家榮，1957，《科學》第33卷第1期）



左：指導20世紀50年代中國石油普查和戰略重點東移的重要文獻《石油地質論文集》（謝家榮，1957），包括在第一次、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的報告及《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及對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見》等

右：對指導石油普查和戰略重點東移有重要意義的文獻之一《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提綱）》（黃汲清，1957，中央檔案館，全宗號196，目錄號6，案卷號050，序號1）

中國油氣區和可能油氣區的劃分與評價

謝家榮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 石油生成的理論

石油是在地殼中由有機物質經過一系列物理化學過程而形成的。石油的生成與地殼的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石油的生成過程包括有機物質的埋藏、分解、成熟、遷移、聚集等幾個階段。石油的生成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時間和特定的環境條件。

石油的生成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時間和特定的環境條件。石油的生成過程包括有機物質的埋藏、分解、成熟、遷移、聚集等幾個階段。石油的生成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時間和特定的環境條件。

2. 劃分油氣區和可能油氣區的原則

劃分油氣區和可能油氣區的原則，主要分為油氣區、可能油氣區、非油氣區等三個方面。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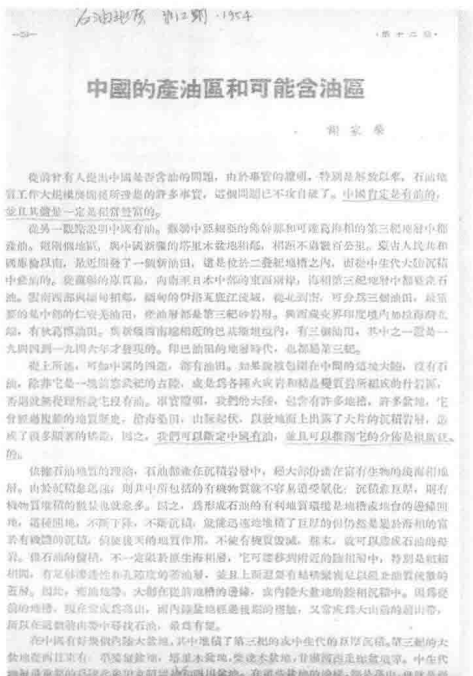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油氣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地質環境等因素進行。

— 1 —



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①

一、引言

自从苏联古布金院士把石油地质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科学之后，我们对于石油地质研究，就高度专业化了。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今天我的发言，只能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提出一些有关问题，希望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石油勘探远景计划，有些帮助。

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

现在在提具体问题以前，我先提出两点，这两点对我们石油勘探工作的方向，是有比较重要的关系。

第一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这两点当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两点分开来谈。

大家知道，对于石油成生的沉积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时期，同时不是太深，也不是太浅的地槽区域，便于

① 原载《石油地质》，1955年第16期，第1—44页。本文第二部分与《新疆构造及其地质》中关于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物问题一文中的第二部分至第七部分，彼此略去。——编者注

左：指导 20 世纪 50 年代石油普查战略选区的纲领性文献——《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谢家荣，1954 年 6 月或 7 月，《石油地质》第 12 期）

右：指导 20 世纪 50 年代石油普查战略选区的重要文献《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李四光，1955 年 1 月，《李四光全集》第 7 卷）



1955 年 6 月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谢家荣（中）和普查委员会常委黄汲清（中右）在地质部新疆石油普查大队考察石油地质，指导工作（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编《黄汲清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98 年。作者主编的《丰功伟识 永垂千秋——纪念谢家荣诞辰 110 周年》和编著的《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 110 周年》都曾据此采用这张照片）

序

张立生先生著《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是一部历史内容和学术内容丰富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等已故当代中国地质大家关于中国石油远景及勘探战略的认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大庆油田是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它发现的背后有许多故事，是地质学家长期关注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大庆油田如何被发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话题。

什么指导思想发现了大庆油田？过去 50 年，最为盛行的主流观点认为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后来黄汲清老前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那“不符事实”，是陆相生油理论发现了大庆油田。有关这两种说法的出版物已不鲜见。

张立生教授是“文革”前的中国老牌研究生，治学严谨，就读于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三大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他积 10 多年的研究和档案资料分析，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独树一帜认为，大庆油田发现历程中，谢家荣有决定性的贡献，谢家荣是石油普查主要的指导者、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客观探讨大庆油田发现的历史真相，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对未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中的主人公之一谢家荣先生是从中山大学地质学科走出去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新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选择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特殊的意义，更表达了对谢家荣先生的敬意。

月永享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政协常委

2015 年 10 月 12 日

导 言

(一)

大庆油田的发现惊天动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的发现凝聚了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从普通地质人员到谢家荣、李四光、黄汲清等大科学家的地质科学工作者，从基层领导到何长工、余秋里、康世恩等部长的领导干部的心血，是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伟大精神，谱写出了不朽篇章。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为大庆油田的发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都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劳，将大庆油田的发现归功于某一个人是完全不正确的。

任何人类历史都是由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所造就的历史事件构成的。因此谈论历史不涉及历史人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更是不可避免地会提及。但是，那种将已经发生的关于大庆油田发现史的争论归结于所谓“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大庆油田的发现有许多密不可分的环节，每个环节都涉及许多当年一起共同创造历史的人们。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

1955 年之前中外地质学家，尤其是谢家荣和苏联专家特拉菲穆克等人，对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理论预测。

1955 年 1—2 月，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之后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进入松辽平原开展工作；1955 年 3 月，地质部组成南满物探队（后改为松辽物探队），对辽河地区（沈阳—鞍山间）进行以寻找煤和石油为主要目的的综合物探普查。

1956 年 1 月，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在听取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的汇报后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正式开展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1956 年 2 月，地质部松辽物探队改为北方大队 112 物探队，开始对大民屯地堑进行综合物探普查工作。

1957 年 3 月，石油工业部组成 116 物探队进入松辽平原开展石油地质工作。

1957 年 8 月，苏联专家潘捷烈耶夫等到松辽指导工作。

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 1957 年的报告明确指出松辽盆地白垩系—第三系构成了一套良好的生油、储油和盖层系统，划分了盆地的构造单元，满怀信心地认为松辽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

1957 年底，地质部党组依据上述 1955—1957 年的普查成果，决定实施石油勘探战略

重点东移,加强苏北、华北与松辽平原的工作,决定抽调在鄂尔多斯工作的116物探队、在柴达木工作的205物探队及在四川的303物探队的重力和电法队到松辽平原进行工作(以中匈技术合作队队长纳吉·山多尔为首的匈牙利专家随之到松辽协助与指导工作)。

1958年,地质部党组和石油工业部党组还共同提出了“三年(1958—1960年)攻下松辽和尽快在东部找到油田”的战斗号召。地质部物探局下达了在1958年内完成全平原的区域地球物理预查和在含油远景地区开展构造普查的任务。1958年3月,地质部组成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后改为第二物探大队),加强松辽平原的物探工作。

1958年4月17日,501号钻机根据重磁异常线索在吉林省前郭县达里巴村布置的南17井,首次在白垩系姚家组钻遇含油砂岩。接着在南起吉林省的杨大城子、登娄库,北到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肇州县小河家窝堡、郑德福屯的广大地区的许多钻井中,相继钻到了不同层位的含油砂岩。

1958年5月,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圈定了登娄库构造、扶余Ⅰ号构造和Ⅲ号构造、公主岭构造。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主要用浅钻在东部隆起带上共发现了15个构造。1958年6月,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电法二队发现大庆长垣上高台子构造。

1958年7月9日,松辽平原第一口基准井即松基1井由石油工业部32118钻井队施工开钻,11月11日完井。终孔井深1879米,钻穿了白垩系地层,钻达基底变质岩系,未见油气显示。1958年8月6日,松辽平原第二口基准井即松基2井由石油工业部32115钻井队施工开钻,该井位于登娄库构造轴部。9月15日,钻至2787米处钻遇一套致密的下白垩统地层终孔,曾发现含油岩屑及油气显示,未获工业油流。

1958年9月,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党委在安达县大同镇召开了有匈牙利专家参加的现场会议。会议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的综合分析,肯定了拗陷的区域含油性。

1958年8—10月,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圈定了高台子构造,提出了在高台子构造顶部进行钻探验证的建议。1958年9—11月,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地质人员先后共同分析研究,确定在高台子构造钻第三口基准井即松基3井,并设计了井位。

1958年12月,苏联专家布罗德到松辽平原考察,他和潘捷烈耶夫一样,对松辽平原的石油远景有很高的评价。

1959年4月,松基3井由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开钻,于9月26日钻至1300余米深处时,经试油于青山口组、姚家组层位,首次喷出了工业油流。9月29日,松辽石油普查大队二区队在松花江南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27井上也试获白垩系泉头组第四段工业油流。大庆油田宣告发现。

上述发现过程可以归结为6个环节:①理论预测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②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提出与实施;③系统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研究,确定储油层和圈闭类型;④地球物理工作确定构造或圈闭位置;⑤地质地球物理的综合研究确定井位;⑥钻孔施工出油。

上述6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现链,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不可或缺的;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有大庆油田的发现。

上述发现链还告诉我们,是地质部和石油部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密切合作发现了大庆油田。没有他们的密切合作,要在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也是不可能的。

(二)

迄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主要限于上述6个环节的前两个环节,对其余4个环节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争论。因此,已经发生的争论谁都没有否认其余4个环节在大庆油田发现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争论肇端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是石油部一家工作的成果,还是地质部和石油部甚至还有中国科学院密切协作的结晶。当年的大庆油田发现展览上只见石油部的功绩,不见地质部的作为,严重歪曲事实。由此引来了李四光1961年9月22日致何长工和地质部党组的信以及地质部党组12天后给周总理的信,将大庆油田的发现归之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以此为地质部争得了它应有的功绩。地质部党组给周总理的信的动机是合理的,但将大庆油田的发现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则是完全不对的。16年后,一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更是将“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演绎得家喻户晓,影响至今。将近17年后,在当年指导和组织实施石油普查的三位地质学大师中的两位——谢家荣和李四光——相继辞世多年后,另一位在世的大师黄汲清先生终于按捺不住,在1978年发出“通天信”,指出:“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不符事实”。黄汲清先生戳穿了一个谎言。由此引出了国家地质总局的“调查报告”,由此引发了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的争论,由此造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一场罕见的奇观。

中国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个争论的影响。有很多人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他们中有专家,有学者,还有官员,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也都不乏其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人们思想意识深处的东西,和我们这个社会深层次的某种东西。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接触或参与这场争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某种原因,或者说都因为其本身的价值取向而决定自己的态度。追求历史真相者,大有人在;追名逐利者,不明真相者,也不是没有。待到尘埃落定,观众自然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部以“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为题的作品出自何建明的笔下,它是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的修订版,它宣称所谓“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唯一可信的理论依据”。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与《地质之光》一样空前的影响。应当指出,在这场所谓“李派”与“黄派”之争中,报告文学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要忘记,报告文学的作者本人根本不懂专业,也并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他们不过是“枪手”而已,不过是站在他们背后的人的代言人而已。他们是被误导者。

一时间,中国的官员,乃至院士、专家、学者,有人为“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呐喊,有人为“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发现大庆油田”助威,形成了所谓“李派”与“黄派”之争——一场双方都站在空中楼阁上的激烈争论。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年迈的黄汲清先生在戳穿“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这个谎言的同时,却发生了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将大庆油田的发现归结于他的陆相生油理论,一字不提当年和他“天天见面”、曾经是他的师长、和他一起指挥石油普查的谢家荣先生。紧接着,在当年为黄汲清的“通天信”组织的“调查”中,在为大庆油田发现评奖

的过程中以及在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争论的双方都基本上“忘记”了另一位地质大师——当年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做出最大理论贡献的谢家荣先生^①。

的确,不能提谢家荣。试想,当年真要把谢家荣的工作都实事求是地摆出来,他们在空中楼阁上的大戏还唱得下去吗?

(三)

黄汲清的“通天信”引出了国家地质总局的“调查报告”。这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维护“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的谎言。正是因为它的上报下发,成了从上到下各式各样的人眼中的“盖棺定论”,因而想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弄清真正的真相,其艰难的程度便难以想象:

作者的《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谢家荣》在2005年据说就因为某石油地质学史“权威”的反对,没有能够在某杂志上发表。

2009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的文章,于9月10日给了《××科技史杂志》编辑部,一个多月后,10月13日它答复说“经有关专家审阅和研究,认为在我刊发表不甚适宜”。作者于是旋即将其投给了一份专业杂志《××与天然气地质》,不到两周(10月26日)就有了回复:“你的文章没有经(通)过专家初审,本刊不予录用。”只是多亏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的樊洪业先生的举荐,这篇文章才得以在2010年10月连同《1950年代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思想部署的吗?》一起,以《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

① 应该指出,虽然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于1982年7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7年后,即1989年8月,在为纪念谢家荣诞辰90周年而撰写的《谢家荣先生在地质工作组织领导、石油地质和大地构造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文中,黄汲清先生第一次谈到了谢家荣在大庆油田发现中的作用,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但这篇文章仍然对谢家荣先生在松辽平原石油踏勘项目中所起的直接作用一字不提,并且直到1991年9月10日黄汲清先生写的《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1993年8月发表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中),尽管他说“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以前”“谢、黄二人”“也同意必须在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进行普查”,但在谈及“松辽平原普查项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时,他却只提他让苏云山写设计书,仍然根本不提谢家荣。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即1994年口述的《黄汲清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中终于第一次透露了一点点关于谢家荣与此事的关系的信息:“苏云山在我的授意下,写了松辽盆地的设计任务书,之后由谢家荣和我两人审查、修改,批准后,交给东北的同志带回去商量”(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院史资料与研究》2008年第6期,第34~35页),但直至生命终结他都没有提及“谢家荣先生还亲自起草‘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的事,对松辽平原踏勘项目提出时他和他“天天见面”的谢家荣是怎样沟通的则始终三缄其口,没有说过一个字。不过,在获得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之后,在临终前两个多月的1995年1月16日,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黄汲清先生却耐人寻味地说道:“今后我说话的机会不多了,今天有领导在场,我讲一下谢家荣同志的问题,他的平反不彻底,对他的评价不够,希望领导研究解决”(王乃文,2004年3月24日,私人通讯)。遗憾的是,黄先生并没有将他的话展开,在场的领导也最终将他的话当了耳旁风。至于“李派”,他们除了用尽各种手段维护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油田的谎言外,以赵文津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中国独创理论不容抹杀》一文)为例,根本就没把谢家荣放在眼里,就连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他也以所谓“专家”的身份忽悠读者,声言“他(指黄汲清)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大庆油田则位于这一踏勘区之外在其西北方向几百公里之遥”,用讥讽的口吻称“总不能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谢家荣先生海相生油论指导的胜利吧”。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为题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发表了。

2008年,谢家荣诞辰110周年。作者完成了《20世纪50年代石油普查、勘探战略重点东移与大庆油田发现中的地质科学工作》的写作,并编定了《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110周年》。正因为如该书的“自序”中所说的,“对于已经故去的谢家荣、黄汲清和李四光诸位先生对中国石油地质的贡献,应该给予如实的评价,既不能不实地抬高,也不能不实地贬低”,尽管编辑工作到2008年底就已经在北京某大出版社接近完成,并计划在2009年3月出版的,但编辑认为必须请示领导,经领导在2009年春节期间的“审阅”,结论是:要出版可以,必须删去“那个部分”。我于是找到谢家荣曾经做过其地质系主任的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出版社,但他们看过目录之后就表示“上不了选题”。接下来我又去联系了曾经有过交道的另一家北京的大出版社,但编辑一听内容就表示“肯定不行”。连碰三壁之后,只好回我的老家四川另想办法。遵照一位曾经在编辑出版《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过程中有过交情的朋友的建议,我去找了敢于出版何建明的《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的某大出版社,没想到它也以同样的理由予以谢绝。接着又通过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找到四川成都的某大学出版社,价格说定,合同签好,甚至2.7万元的出版补贴都已经支付,编辑工作也已进行了大半,但最终还是因为这家出版社的领导担心“为这点蝇头小利”丢了乌纱帽、砸了饭碗而告吹;编辑辛苦了很长时间,却没能挣到一分钱,出版补贴如数退给了我,我心中当然不好受。于是我想到了谢家荣先生曾经任教的中山大学,找到了曾任该校地质系主任的周永章教授。周教授读过文稿之后欣然表示支持,于是将我和我的书稿介绍给了中山大学出版社的李海东编辑。多亏了周永章教授和李海东编辑的努力以及中山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理解与支持,该书在经历几多周折,拖了两年多之后,终于得以在2011年5月出版。

《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发表后,我将其同时送给了谢学锦和赵文津两位院士。谢学锦先生读了我的文章后,对某杂志的记者说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的话。不料谢先生的话上网之后,立即引来了第二篇以“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为题的文章:赵文津先生于2011年5月18日在《科学时报》上以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A3版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文章《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中国独创理论不容抹杀》。赵先生假装没有读过我送给他的文章,对着谢学锦发难,“义愤填膺”地宣称:“这种说法甚是荒唐!作者如何肯定两者‘确实’没有关系呢?就是这寥寥数语可以把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抹杀掉吗?”

作者于是写了一篇回应赵文津先生的文章,并致函《科学时报》:

《科学时报》编辑部:

贵报5月18日A3版发表的赵文津院士“捍卫”独创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真相”一文,继续维护长期以来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这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大量史实证明,至少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先生从未讲过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话,所谓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拗陷带找油指示”“部署地质部的石油普查”是根本就没有的事(见张立生: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科学文化评论,2010,第7卷第5期,5-45)。所谓李四光“亲自指导有关工作”的说法也根本站不住脚。我为此撰写了“再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

论无关”投书贵报，评赵文津先生“捍卫”“真相”的文章，希望贵报能够发表。

张立生

2011年9月1日于百万庄

4个月过去，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我厚着脸皮再次致函该报编辑部：

《中国科学报》编辑部：

新年好！

在贵报还是《科学时报》的时候，即2011年9月1日，我给你们来过一封如下的邮件：

.....

时间过去100天多了，没有见到你们一个字的回复，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是没有收到我的邮件？但明明是发送成功了，而且至今保存在我的已发送邮件中。是因为我的文章歪曲事实？你们大可据理批评。是因为赵文津先生是大人物，我不过区区小民，没有资格评论他的文章？如果是这样，你们也可向我声明的，如此不理不睬，似乎不应该是你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我真的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不给我一个字的答复？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即实事求是，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起码应该有的品格。我不认为，大人物有违背历史事实说话的特权，而小人物没有依据事实说话的权利。除却《科学文化评论》发表的上述文章外，去年中山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论著《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110周年》，对大庆油田发现的历史真相，对当年参与石油普查的各位当事人有着客观的论述。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寄送你们一本。

我不希望你们收到这封邮件后，仍然不予理睬，仍然不给我一个字的答复。因为你们有这个权利，尽管没有理由。但我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但愿如此。

祝好。

张立生

2012年1月2日于北京百万庄

不出我所料，仍然没有收到一个字的答复。真是霸道得可以。

以上一书一文发表的曲折历程和《再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的遭遇，足以说明维护谎言有多么容易，而想要说真话、还历史的真相是何等的艰难。

(四)

但是，再艰难也必须坚持，坚持，坚持，为了祖国科学事业将来的健康发展。正是这种信念驱使作者费尽周折编辑出版这本文集——以“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为题的第三个出版物。它由作者近些年的6篇文章（2篇公开发表过的和4篇尚未公开发表的）及4个附录组成。6篇文章中的前4篇论述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后2篇则论述